

长篇小说

历史在说

张峻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在说/张峻著 .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7

ISBN 7 - 5063 - 3325 - 2

. 历... . 张...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8506 号

历史在说

作者: 张 峻

责任编辑: 黎云秀

装帧设计: 洪海 杰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wrtspub@ public. bta. net. cn

http: //www. zuojiachubanshe. com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 1230 1 /32

字数: 430 千

印张: 14.25 插页: 3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325 - 2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题 记 (代)

1933年初，日军在热河发动军事行动之前，为了筹办军费，决定采用鸦片政策。当时尚未控制东北的鸦片生产情况，手中现货不足，乃从国外贩进二百多万两；同时用飞机在热河广散传单，鼓励种植鸦片。后来，大约是1936年，在伪满七省扩大种植面积，大力生产，以后又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鸦片的专卖垄断。为了鼓励吸毒，各地广设“禁烟协会”、鸦片馆，并设“女招待”，大事吸引青年。1942年，日本“兴亚院”召开了“支那鸦片需给会议”，做出了“由满洲国和蒙疆供应大东亚共荣圈内的鸦片需要”的决议，据此又在伪满扩大种植面积到三千公顷。据古海估计，至伪满垮台止，伪满共生产鸦片约达三亿两之多。鸦片利润在1938年占伪满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1944年利润增至三亿元，为伪满初期的一百倍，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军费重要来源之一。吸毒的烟民，仅热河一省就达三十万人左右，全东北平均一百个居民里就有五个中烟毒的人。

——摘自溥仪《我的前半生》第八章《由疑惧到认罪》

1985年8月9日的日本《每日新闻》最新报道：日本爱知大学江口圭一教授，前不久发现的“沼野资料”，以非常详细而又具体的三十

即古海忠之，日本人，曾任伪满官吏。著有《难忘的伪满洲国》等书。

项内容证明：日本强行在中国大陆生产和贩卖鸦片，不仅进行经济掠夺，而且还有组织地贯彻削弱中国民众抵抗力的政策。

“沼野资料”是曾任满蒙（疆）政府经济次长（行使“大藏大臣”之权）的沼野不二（1981年去世）生前收藏的满蒙内部文件。因为这批文件大都写着“沼野”或“沼野次长殿下”等字样，由此判定是沼野收藏的文件。

此次重见天日的“沼野文件”，包括该政权内部鸦片特别会计决算表、鸦片收入和原料罂粟栽培情况一览表、供求计划表、划分罂粟栽培区的讨论方案、鸦片上市对策等三十一项内容。资料还表明：该政权实行了鸦片专卖制度，按地区分配罂粟栽培面积，并扩大到从未栽培过罂粟的广大地区。政府按每两三元两角至三元五角的价格收购，再以每两十元左右的价格出售给中国其他地区，从中牟取暴利；同时又毒害了中国人。

江口教授还指出：可以说，这些资料是日本在华推行“毒化政策”的确凿证据。也可称之为“又一次鸦片战争”。

——见《参考消息》1985年8月12日一版

日本从事麻药交易的真正目的，不仅是要腐化中国人民，并且有比这更阴险的性质。

——摘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译本第300页

目 录

第 一 章	死亡之行	1
第 二 章	祸兮福兮	11
第 三 章	三岔沟	24
第 四 章	飞机·毒弹	35
第 五 章	种烟	52
第 六 章	珠子	66
第 七 章	端午节里	79
第 八 章	大烟季	87
第 九 章	断肠草	100
第 十 章	收枪	114
第十一章	矿山遭强暴	125
第十二章	搜刮	136
第十三章	狼患	149
第十四章	烟孽们	164
第十五章	虎归山	175
第十六章	奇人异事	186
第十七章	相逢与思念	195
第十八章	年劫	206

第十九章	王道与乐土.....	218
第二十章	“傲骨”与媚态.....	229
第二十一章	狗吠声声	239
第二十二章	大难临头	251
第二十三章	苦女河	266
第二十四章	夜闯梅府	276
第二十五章	“电线杆子”	286
第二十六章	“种骨头”	296
第二十七章	戒烟	310
第二十八章	被迫东行	323
第二十九章	洋学堂	336
第三十章	庙会与烟馆.....	350
第三十一章	祸不单行	361
第三十二章	劫后余波	373
第三十三章	困惑与发现.....	388
第三十四章	“七路军”	396
第三十五章	打烟干	411
第三十六章	反暗算	421
第三十七章	悲凄与危机.....	433
第三十八章	并非尾声	443

第一章 死亡之行

古秋儿真的死过一回，可又奇迹般地活过来了；更奇的是，六十年后，他能清楚地记得死去又活过来的心灵感知，娓娓道来，活灵活现。听者——无论老人和小孩、男人或女人，谁也没法反驳他。因为，凡是听他述说的人，谁都没有死过的体验：更何况，其中一些上年纪的人，是相信人死后是有灵魂的。

近年，有几位生命科学家，先后从北京、上海特意赶来，仔细聆听老人的讲述。当他们听完，都连连点头说：可信！并说，这叫“濒死体验”。在日本，在美国，都发现过这种奇妙的“濒死体验”；也可以叫它“一时的死亡之行”。一位科学家还举例说，日本横滨某先生，十八岁那年的一次车祸险些丧命。事后，他回忆起死而复生的那种奇妙的生命体验：那天，他骑着摩托车去商店，一辆卡车迎面驶来，他躲闪不及，只听“砰”的一声巨响，他和车，被抛出几米以外。可当时，他根本没觉得恐怖、痛苦，眼前突然浮现出一生所经历的、印象最深的一幕幕，就像放电影。“电影”一结束，他又像躺在一个很奇妙的地方，景致美极了，草原上开着各色的花朵，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微风徐徐吹来。可是，他欣喜地正要起身去漫游，隐隐地听到仿佛来自远方的、很严厉的训斥声：不许动，老老实实地躺着！他吃力地睁开眼，恍惚地看见十来个穿白大衣的人围着他……他已经死过去五个多小时，被医生救活了。美国著名医学家雷蒙德·摩迪，也收集过十几名死而复生者的濒死体验。其中一个男病人曾自述：当他进入极度痛苦时，耳旁听到医生宣布他死亡

的话音。与此同时，他觉得自己快速地穿过一条长长的黑暗隧道，而后发现远处有自己的身影，那是他的躯体。不一会儿，一道神秘之光闪现在眼前。迷迷糊糊中，他觉得自己徐徐地飘了起来，他看到了自己最亲近的人，还和他们说了些什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觉得又回到自己的躯体……这位科学家还说，人的“濒死体验”，通常是发生在生命骤然突变的非常境遇下，才会出现这种超常的心灵感知。

古秋儿老人听罢这席话，会心地微笑道：对着哩！对着哩！

那天，战斗来得异常突然。

一千五百余众的抗日救国军，浩浩荡荡，翻越过古老、残破的万里长城，沿着崎岖的赶羊道，向南疾行。西边山峦上，晚霞红若桃花，映照得战士们的脸儿红扑扑的。霞光渐渐被薄暮替代，尔后，圆月东升，晚风习习，山丛里宛如清凉的白昼，怎不令人心欢神爽。古秋儿情不自禁地低声哼起家乡小曲：

正月里来呀正月正，
唱一段小曲敬明公：
能掐会算是苗光义呀，
刘伯温修下了北京城。
草船借箭是诸葛亮呀，
斩将封神是姜老太公。
今天该唱哪一位？
岳大元帅抗金兵……

是军长让古秋儿唱的。军长和古秋儿都是兴化县人，都喜欢听家乡小曲。古秋儿勒细嗓子，拖着腔，很像京东的皮影调。军长就躺在他身后的担架上，静心地听。古秋儿和另一位警卫员抬着军长，走在队伍的中间。两个月前的饮马坑突围战，军长左腿负伤，参谋部已给他联系好养伤的去处，可他硬是不肯离开队伍，只好用担架抬着他。

军长叫孙永勤，他领导着一支自发的农民抗日队伍，在长城外打鬼子很有名。1935年8月，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著名文件

(后称“八一宣言”)中，曾列举了吉鸿昌、方志敏等十一名抗日英雄，其中，就有孙永勤的大名。这次夜间长途行军，孙军长同战士们一样高兴。因为此行将给大家带来福音。“立夏”已过，热天将至，战士们都还穿着熬冬的厚棉衣，有的已开花露絮，几乎天天要跟鬼子转山、周旋。部队正愁苦“换季”的困难，关内某县的夏县长，托“朋友”送信来，请救国军火速入关，由本县给他们换夏装和补充给养、弹药。条件是，帮助本县消灭扰民的一伙惯匪。孙军长几经考虑，答应了这一条件，并约定好到达日期和行军路线。

黎明时分，部队经过一整夜地奔波，进入五里多长的茅山大沟，两旁的山崖陡峭，灌木、蒿草丛生。

蓦地，左前方灰蒙蒙的山梁上，一颗红蛇芯子般的信号弹，腾空飞起。刹那间，两边崖顶上一齐喷射出火蛇一般的枪弹，飞向谷底；手榴弹频频爆炸。瞬间，谷底弹烟迷漫。孙军长大喊一声：别慌！快散开，卧倒！军长在发布命令的同时，滚下担架，跟古秋儿一起，原地趴在根本挡不住身的黑石头旁。只听军长咬牙切齿地骂道：娘的！咱上了夏老杂毛的当了！中埋伏啦！没等军长伸手，古秋儿赶忙递过去望远镜。

其实，根本用不着望远镜，抬眼就能瞄见崖头上摆动着的日本膏药旗，以及那齐刷刷的绿钢盔。突然，有十多架日本飞机，像从山窟窿里钻出来的活妖精，那么神速，疯狂地低空扫射。正向崖上冲锋或隐蔽还击的战士，不时地被击中；一颗炮弹嘶叫着，朝黑石头处飞来。古秋儿急喊：军长！欲起身扑过去，可是炮弹不等人，已在他们的不远处“轰”地炸开。古秋儿感到头部像被什么猛击一下，眼前一片黑，他奋力支起身子，复又倒下。再后，他感到整个身子往下沉，就像掉进一口深井里，四周围漆黑，又那么狭窄，下沉中，就像快要把身子挤碎似的。不，不！决不！他呐喊着奋力挣扎，却又喊不出声。他痛苦地挣扎一时，眼前忽地闪出亮光。这时，他恍惚又看见了军长。军长就趴在担架旁，两条腿被炸烂了，可他还在指挥战斗。他命令四大队长赵四川，即刻攻占东梁制高点，火速率队突围。赵四川却弯下腰去背军长。军长猛地推开赵四川：快去执行命令，我掩护！他说罢，伸手从身旁倒下的战士手里拖过机枪，朝崖头上连发射击。此刻，头顶上的飞机又俯冲下来，低空扫射，军长的前胸再次饮弹。他两手无力地松开机枪……古秋儿痛心疾呼：

军——长——他仍然喊不出声。与此同时，他觉得自己难于自控的身子又朝下沉，似又一次通过那口挤压他的窄井。他苦苦地挣扎：不！不！决不！呐喊中，他感到身子仍在挤压中徐徐下沉，伴随着“扑通”一声，他觉得身子猛地一颠，像块重石头似的跌到谷底。我不！他挣命般地猛劲儿朝上蹿，身子却像被什么箍住一样，一点儿也动弹不得。与此同时，他感到脑袋木胀、眩晕，一只胳膊似没了知觉。他再一次呐喊、挣扎，几乎在绝望中，眼前忽又闪出一束耀眼的强光。伴随着光亮，身子忽然轻得像片羽毛，徐徐飘起，使他极快地脱离那黑洞，越飘越高、越远。他梦幻般地在半空中飞翔。边飞边朝下望，居然看到了自己的身躯，仍然趴在沟谷里的那块黑石头旁。头骨左角流出一摊紫血；左胳膊关节以下也淌出血，衣袖都沁透了。依然是黑石头旁，怎么没了军长？只有那被炮弹掀翻的担架。他恨不得立马落下来，去寻找军长，却又身不由己，不仅落不下来，反而越飘越远，一直飘向西北方向。

不知飘了多长时间，他飘过了峰峦起伏的群山和长城。又向西北飘了一时，他望见了家乡三岔那个小山庄。一片碧绿的山坡上，散放着几头牛。对，整五头，三黄两黑，都是他儿时放过的牛，至今还记得那五头牛的名字。恍惚间，翠绿的山野里，出现了一片片秀美的花地。在河川，在缓坡，花地多得几乎连成一片。那花儿，有紫红色的，粉红的，纯白色的。花瓣儿硕大，且朝上收拢，花朵儿形同小碗状。那艳丽的碗状花朵，顶在翠绿的花棵上，好似一个个浓妆淡抹的少女，亭亭玉立，姿色悦人。

听老人们说，有毒的花，大多娇娆艳美。就像荒山上的野罌粟，片片秀朵朝天收拢，黄灿灿形若倒挂金钟。看去素雅圣洁，风里摇曳，飘然欲仙。名字也特美——虞美人；可那花与果却万万吃不得，牲口吃下去，立马会毒死的；人就更沾它不得。对了！他想起来了，这大片的秀美的花棵，就是罌粟，也叫大烟。是日本人逼迫乡亲们种的，他离家那年就开始种了，这季节正是大烟开花的时候。大烟，大烟，有毒的大烟！他想起了家乡的烟害，狼心狗肺的小鬼子们！

他这么想着、暗骂着，那红艳艳的花朵，一眨眼幻化成了血红的浓浆；就连那纯白色的花朵，每一片花瓣也在滴血。怎么？珠子姑娘咋会从血泊中钻出头影？是她？就是她！头发、眉毛、耳梢都在滴血，这副

样子让他大吃一惊。他太熟悉这位秀气的山姑了，他们一起合群放过羊。百来只山羊，撒在四道沟的阳坡上吃草，他俩钻进阴坡的老林子里，去看珠子爹种的大烟（即罌粟）。他永远忘不了那场暴雨来得及时，让珠子他俩钻进狭小的、看烟地的草窝棚；珠子特怕蛇，暴雨中，又因那条花蛇茫然而至，吓得珠子同他紧紧抱在一起。那年他十八岁，是他第一次贴近女人身，从此他深深爱上珠子……也因为珠子妹，他才去投奔救国军。从军两年来，无论他走到哪里，珠子姑娘就像镶嵌在他的心上一样。这会儿，珠子怎是这副惨相？她咋也陷进了血的烟海里？令他费解……

他憋闷得胸腔像要炸开，忽见得又一处红艳艳的血浆在蠕动。呀！瞬间又钻出个人脑袋。随着整个人头的渐渐浮出，他看清楚了，是一位男性老人，眉毛、胡须都在滴血。他很快辨认出是尚玉祯爷爷，老人是庄里最殷实的富裕户，一向勤劳节俭，还乐意帮助人，大伙都尊称他“大善人”。鬼子占家乡那年，他被鬼子逼着种了二亩大烟；他儿子尚三官当过奉军排长，领回个玉叶般的漂亮媳妇，那年也吸上烟瘾。想不到他老人家怎么也……

困惑中，视线内的另一片烟浆里，又钻出个又秃又圆的男人头。他马上认出是外号叫“小脑袋”的姚广，一位老实厚道的山汉。他的老妈妈姚奶奶是全庄有名的“事姥姥”，谁遇着不明白的乡俗事理，都去问她。姚广是她的独生子，一向孝敬老妈，一家人日子和美，其乐融融。姚广叔万不能遭不测啊？

那一片片殷红的血色烟浆，有几处地段还在咕嘟嘟地冒泡。他真的不愿意看到有哪位乡亲再冒出，他断定这不是啥好征兆，也就不想再走下去。

他梦境般地悠悠然又转向西南，身下是一片无边的原野。蒿草翠绿，间杂着各色野花，太美了。微风徐徐吹过，风动花移，无比神奇。他忽然发现草地上有人在走动，是一位衣衫漂亮的中年妇人。面容是那么熟悉、亲切，很像他的妈妈？对，就是妈妈。妈妈呀！他大声呼喊着的母亲。意想不到的，这一次他竟呼喊出声。那女人寻声仰起头，朝半空撒望一会儿，才瞧清空中飘浮着的、穿棉军装的小伙子。她愣然地喊道：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古秋儿大声回答道：妈妈，我是您的儿子，古秋儿！妈妈惊喜地：是秋儿？我的儿子！你长这么大啦？古秋儿说：

妈妈，我都二十一啦！他又反问妈妈：您好吗？妈妈欣然一笑：我好！妈妈确实很好。穿戴，再也不是衣衫褴褛；脸庞也比生前舒展许多。妈妈手里提个柳条篮子，篮里盛满伞状形的东西，像蘑菇，又不全像，似在闪闪发光，并闪烁着半圆形的五彩光圈。呀！他才发现草滩上所有的花儿都在发光。莫非是人们常说的奇花异草？简直就像仙境！他猛然记起，妈妈死前总说死了好，落个干净。妈去世那年他四岁，好像什么都懂了。他抱着妈的脖子说妈您别死，都说人死了会下地狱的！可现在看，这儿比天堂还美！他高兴得脱口而出：

妈妈，我原想人死下地狱会受苦受罪，给您送葬时我哭得死去活来；归其白流了一箩筐泪。若早知道阴间是这样，我该高兴才是。

妈妈仰着头咯咯地笑：秋儿，你说得对。妈活着时，什么苦都吃了，苦得难熬时妈就想：这跟下地狱有啥两样？万没想到，真的来到这边，倒是无苦无忧了。不过，人非得迈过“死”的门坎，才能真正明白“活”是怎么回事。其实，“活”从来就随带着苦，只是人跟人苦的滋味不一样儿。穷人为受穷愁苦；富人为富也愁苦；当强盗的也必有它的苦下场。仔细一琢磨，也就是这个理儿。

这时，妈妈像忽然想起什么，急问古秋儿：我的儿，你咋也来到这儿？

古秋儿说：妈妈，我投奔孙永勤了。

妈妈一脸不解的神色：你说啥？啥孙永勤？

古秋儿说：孙永勤就是抗日救国军的军长，他发狠心要赶走日本鬼子。妈您也许还不知道，两年前，日本鬼子已占咱热河省了，还成立个伪满洲国，就是咱的东北四省，以长城划为“国界”……

妈妈苦苦摇着头，叹息地：你看，你看，亏得我赶早来到这儿，要不也当亡国奴啦！

古秋儿立马接腔：妈妈，我就是不想当亡国奴才投奔孙永勤的呀！我已参加几十场战斗，每一仗都干掉不少鬼子。我们非把鬼子赶出中国不可！

妈妈仰着头，静静地听着心爱的儿子说话，半空中的古秋儿忽然瞄见妈妈脖颈上的红印儿，心里好一阵难过。他朦胧记起，妈是上吊死的。妈给羊草甸子老赵家做工，后来听人们风传，是赵家的男人硬要同妈妈

一起睡；赵家娘子就硬逼着妈妈上吊。妈妈一死，古秋儿孤苦伶仃，是三岔的郑怀顺爷爷收留了他，让他在三岔吃百家饭长大……

他想念怀顺爷爷，老人家还真的来到他的近前。就像土地爷一样，刚从草滩里冒出来似的，安闲地坐在一块石头上弹三弦。老人家会说书，稍有闲空儿，就抱着三弦自弹自唱。他能说成本大套的《杨家将》、《岳飞传》、《雍正剑侠图》。老人的家，就是孩子们的乐园。在这个世界上，怀顺爷是他古秋儿最亲的人。他立刻高声喊叫：怀顺爷，您怎么也来这儿？古秋儿暗想，自己离村时，怀顺爷的身体很健壮。

怀顺爷说：秋儿，我是专门来找你的啊！你得赶快回去。

庄里的乡亲们都好吗？古秋儿忙问。

能好吗？遭罪呗！怀顺爷说：乡亲们都盼着你回去，你是从咱庄出来闯世界打鬼子的好汉，有大事等着你哪！

啥大事？古秋儿性急。

嗨！你回到家乡自然知。怀顺爷笼统地说：到时候，你自会较劲的！

妈妈忙说：秋儿，你快下来！跟你怀顺爷一起回去。

怀顺爷忙摇手制止：可别！秋儿，你飘着就证明你能回去。你快朝东南方向飘吧，快飘到你的尸首那儿去；再晚，就附不了体啦，我在三岔老家等着你……

古秋儿从小最听信怀顺爷的话，他同妈妈摆摆手，神速地朝西南飘去。

他时高时低，飘忽了好一会儿，终于看到了那条大深沟。他估摸着，应该看到自己的躯体了，可就是找不到；别的战友的尸体，似也没有了；也没了军长和那副担架。他感到有些不妙，惊慌、紧张。再一细瞧，倒是多了不少大小的沙丘。他仿佛豁然明白了什么，就竭力去找那块黑石头。很块就发现黑石头旁隆起的一个小沙丘，果然是自己被人掩埋了，幸好，还露着大半个脑袋。一想到该怎样回到自己的躯体？顿时觉得头痛得像要炸裂似的。与此同时，似又难以自制地钻进了那幽黑、神秘的窄井；不过，这次是从黑洞洞的窄井朝上蹿，行进更加困难。他使尽全身的力气，拼命往上扒，冰冷的水又一次次地把他冲刷下来：不，我决不！他就一次次地强忍着巨痛，猛劲儿强挣，不肯向令他恐惧的黑洞屈服……

古秋儿后来回忆，他真正梦幻般的“濒死”时间，大概不少于八个小时。因为后来听当地老乡说，那天敌人“打扫”完战场撤退时，已经晌午歪，也就是下午两点来钟。他那时已处于时而苏醒时而昏迷的状态，一个鬼子先是踢他一脚，后又提起他的一条腿，随手又摔下，他是有感觉的。不过那会儿，他正昏昏沉沉，没一点儿挣扎之力，鬼子才认定他死了。当他昏过去再次苏醒时，已是傍晚时分。在这之前，当地老乡来掩埋他们，他完全不知晓。他后来真正意识到自己在渐渐苏醒，最先传入他耳鼓的是轰隆隆的雷声。这声音似是由大渐小、由近而远，到后竟变得隐隐约约。他的第一个意断是，刚才一定是下了场暴雨，并且至今还没有完全停止，因为他听到了淅淅沥沥的雨点声。也许，自己这次彻底地苏醒，很可能是暴雨冲刷了坟头，而后又冷雨浇头有关？此刻，他的强烈欲望就是想睁开眼，看看自己究竟在哪儿。可他感到眼皮特别的沉，就像有什么东西坠压着，几次努力都没有睁开。同时也感到自己的头木木的，左半边一阵阵剧烈地疼痛。他听到不远处有“咕叻——咕叻——”的鸟儿归巢声。他断定，天就要黑了。

不知是被雨水冲刷的，或者根本就没有埋好，他觉得自己的头是露在外边的。他感到雨中晚风的清冷，可是，此刻他胸膛里却火烧火燎似的，嗓腔干渴。他大张着嘴，接那滴滴点点的雨水，感到特别的甜，他贪婪地连同唇边的沙子都勾进嘴中。雨刚停，他就听得头顶有窸窣窸窣的活物爬动。他一着急，猛地睁开眼，一个像野獾似的黑影，从他的左侧视线内消失了。

过了不一会儿，天空上的乌云缝隙露出星星。夜已深沉，四周围稍一有点儿动静，他能听得真真切切，就愈发显得夜的寂静。

“呜——呜——”声音拖得很长，怪怪的，让他禁不住心里紧张。凭自己长期的山里生活经验，他认定是野狼的嗥叫声；而且是在呼唤同类。因为在每一次血战之后，战地上常引来野狗或狼群，它们寻着血腥味儿来趁火打劫。他暗自咬牙骂道：野杂种们！嫌小鬼子糟害中国人还不够狠吗？你们也来当帮凶！他立刻想到，过一会儿，很可能有狼群来，自己应该有所准备。萌生出这一念头，他就想强迫自己首先要坚强地坐起来。欲动身，可他怎么也动弹不得，肩膀以下沉甸甸的。他猜想是被沙子重压着，能抽出来一只手也好嘛！他试着先抽左手，抽不动，而且肘

部特疼痛，一定是被炸伤了。他又改换抽右手，一猛劲，总算抽出来了。因为用力，头的左半边又剧烈地疼痛。他抬起右手一摸，黏糊糊的，肯定是伤口流出的血渍。他顾不得这些了，强忍着疼痛单手扒沙。就在这时，他听得不远处有野狼的挠沙声和互相争食的哼哼声。这肯定不是一只狼！他心里一急，竟意外地猛然坐起来。果不其然，灰蒙蒙的夜色中，在他眼前七八米远的暗沟中，有三四条黑黑的狼影儿，分头在挠着两座沙堆，那里肯定埋着战友的尸体。他愤怒地一边大声胡乱喊叫，威吓狼群；一边用右手扬沙、抛石头。有只狼愣怔一下，侧过头瞅瞅他；别的狼理都不理，依旧埋着头挠个不停。他就继续叫喊、抛沙石。眼瞅着狼们快要把尸体掏出来时，就在暗沟的北坎上，突然亮起个火球似的东西，光亮四射。狼一见火光，吓得撒丫子就跑，好像再也没敢回来。因为那火球时不时地就在北坎上忽闪几下。至今，他也说不准是人还是神在那儿晃灯笼？

他迷迷瞪瞪、似睡非睡地一直坐到天亮。

雨后山野的早晨，清新、凉爽，几种山鸟儿欢叫出不同的声音，就像在共同演奏一曲大合唱，非常悦耳；一只灰獾在离他不远的蒿丛旁，漫不经心地走过；崖头的野杏枝上，三四只野喜鹊，撅着尾巴在“喳喳”叫。这些，都给人一种安然、祥和的感觉；可此刻，他头上的伤口又在一剌一剌似的剧痛，并且像在流血水。这些他都能忍，只是那满沟膛子大大小小、形状不一的新坟丘让他心如刀绞。这场遭遇战肯定打得很残酷，不知有多少战友死伤？军长到底怎么样？是光荣了还是被战友救走了？他心里冷得发颤，禁不住放声痛哭。

他哭，太阳照样升起，并且很快爬过东梁头，强光直射当沟。不知从哪儿飞来几只大麻苍蝇，嗡嗡地直向他头上的伤处叮咬；与此同时，他也嗅到自己头上的腥味儿。他感到不妙！应该赶快把伤口包起，不然它会发炎生蛆的。可又拿什么包呢？他想到了自己的裹腿。于是，他用力朝后挪动了好一时，才将两条腿从沙堆里抽出来，立马用那只好手去解裹腿，边解边卷拢好。然后借助牙齿的力量，强忍着剧痛，用一只手竟将头部和左臂肘部缠得紧梆梆的。随之，痛感似乎也减轻了许多，尽管他累得通身大汗。

这会儿，胸腔里那逼命的干渴，又无情地袭来。一个严酷的念头警

示他：要想活命，就得尽快找水解渴。他想站起身，试了几试，终因头晕腿软，怎么也站不起来。几次挣扎，几次几乎昏厥。站不起就爬！他想，趁自己还有力气，他丝毫不敢拖延。强忍着疼痛咬紧牙，开始朝低凹深处爬。一般说，暴雨过后，低洼处总会积存下雨水的。为省点力气，他在爬行中，遇石头扣住石头，遇蒿柴抓蒿柴，就像蛆虫蠕动一样，吃力地、寸步一歇地朝低凹处爬。他寸进斗汗地爬了不知多长时间，绕过多多少个同伴的坟丘，到日头西歪时，终于在一块巨石下的滋水坑里望见了水。水很浅，水面上还飘浮些枯草烂叶。他惊喜异常，拼尽全身力气爬到坑边。先用下颏拱开水面上的飘浮物，又见水底有块泡开的干牛粪和许多条游动着的小红虫，他哪里还顾及这些，一口气喝得水坑见底，喉腔、内脏顿觉畅快、清凉。然而，瞬间的快感竟又引起头上的伤口破裂、剧痛。他咬紧牙关死死抱紧坑边的大石头，不敢深呼吸。

他痛苦地忍耐中，耳边传来“沙沙”的脚步声。有人？！他立时紧张起来，不知是福是祸？一种听天由命的闪念，让他瞬间定下心来：管他是什么人呢！只要不是日本鬼子或伪军，总会有救。我毕竟是打鬼子的救国军啊！此刻，他求生的希冀多于恐惧。

他静听着越来越响的脚步声，并且睁大双眼，盯着离他不很远的山弯小道，道那边，踏响碎石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就像踏着他的心房。此时此刻，头上的伤痛似乎也悄悄隐退，代之以焦灼、等待或期盼，每一秒钟都让他难以煎熬。

来人从山弯处一露影，他惊呆了！期盼破灭了，沮丧充斥脑际：日他娘！刚刚逃出虎口，又碰上两条饿狼！他意识到，眼前的险境，如同身边陡峭的悬崖马上要轰然倒塌，顷刻间就会向他压过来……

第二章 祸兮福兮

分明是两个“黑皮子”保安队，闯入古秋儿的视线。军服、军帽全是黑的，除了帽子上有两条明显的白道道，裹腿也是白色的。救国军弟兄们恨他们一枪没放就投降了日寇，因此叫他们“白爪猪”。一个身材高大，两腮是黑剝剝的扎蓬胡，天生一副恶相；另一个是矮个子，倍儿胖，脸儿白净，圆圆的，像个软面团儿。两个人都各背着一支步枪，右肘压在枪托上，甩着大步，边走边擦汗，像是急慌慌地赶路程。拐过山弯，两人就时不时地朝沟谷里的沙丘张望，嘴里还不停地叨咕着什么。语声大时，古秋儿能听清一半句，不过是见景生情地叨咕这场恶战。听口气，他们也参加了这场肮脏的伏击战。只听黑大个儿麻鸭大嗓地说：有两个突围的傻×，嚷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冲我借道，我骂了他们：娘卖×，没见我身后有皇军吗？我正骂着，鬼子的枪弹从我耳边飞过，俩家伙应声倒下。面团儿眼不离河滩地说：照说，这一仗打得孙大炮够惨的。他的话音刚落，就瞄见了凹坑旁的古秋儿。急忙抬手一指：田大哥你看，那块大石头旁好像有个活的？黑大个儿说：去搂一鼻子！于是，两人几乎是同时摘下枪，机警地顶上子弹，端着枪弯腰扑奔过来。

古秋儿自知灾祸来临，自己又是毫无反抗能力的残身子，只能见机行事。当两个“黑皮子”快要靠近他时，他虚阖眼皮，屏住呼吸，装得微丝不动。

两个“黑皮子”离古秋儿不到十步远时，黑大个儿命令面团儿用枪瞄准古秋儿，他自己提着枪，疾步跨到古秋儿身边，先是朝他的腰狠踢